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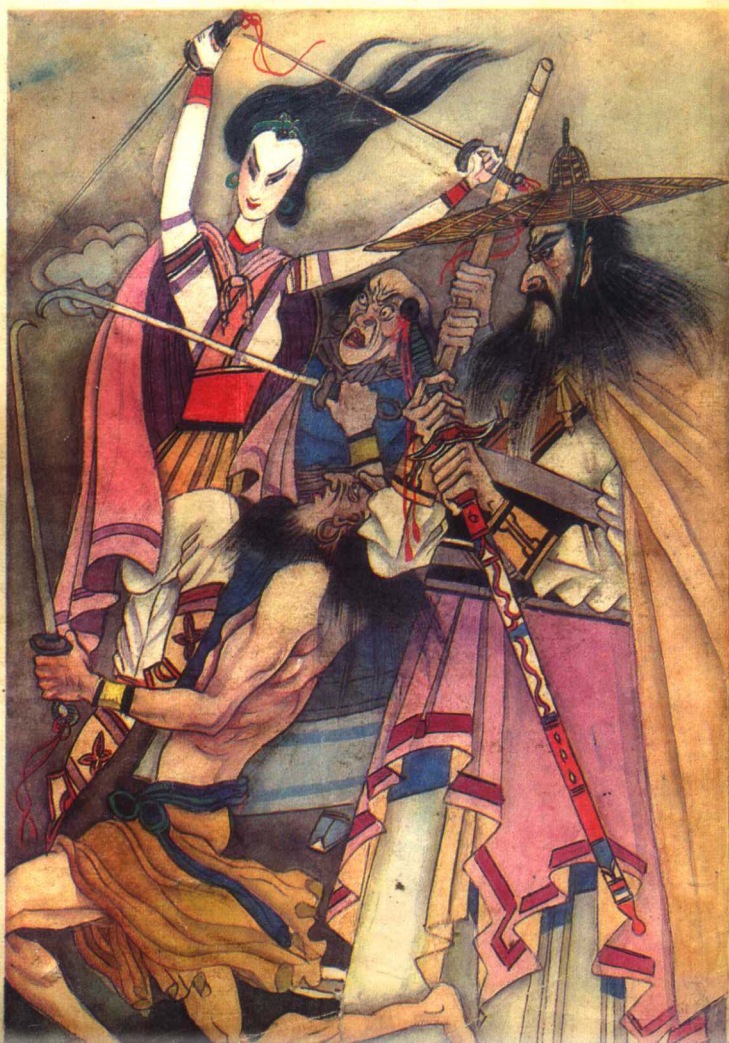
(台湾)卧龙生 著

试马江湖传 ②



江湖妖娘

下



独家版权 侵权必究

敬告读者及同业：

本社近期推出的港、澳、台作家所著的武侠、言情小说，已经签约获得印制发行中文简体横排本的授权。并已经有关部门鉴证。

敬请读者及同业体谅本社尊重版权的诚意；也敬告同业，请勿在本社已取得的授权期内印制发行该作品，以免引起诉讼。

责任编辑：阿 践

封面设计：张永海

试马江湖传[®] (台湾)卧龙生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大钟寺南甲 81 号)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

七二二八工厂印刷

480 千字 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 24 印张
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 册

ISBN 7—104—00542—0/I. 213 本卷定价：16.80 元

新登(京)第 150 号 邮政编码：100086

第十四章 分筋错骨

于飞虹恨他母亲，但此刻，他同情她，怜悯她因为她的生命将结束了——结束在自己的手里。

恨，应该结束了！

——那么，以后将发生的，又是什么？

她又吃力地说：“于哥……哥你……答应我这……样叫你……”

“你……叫吧！”

“恨……我么？”

“恨已经结束了！”

“于哥哥，你……从没有……爱过……我是么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你……相信我爱你？”

“我……相信！”

她笑了，笑得凄凉而又慰然地说道：“我……一生……错了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……因为……太过爱你……才对你做下了……那些不能……宽恕……的事，你不能否认。”

“我不否认！”

行行珠泪，滑下她苍白的粉腮……又道：“我乐意……”

死在你……的手里，因为……因为我知道了……你相信么，我珍惜……我腹中……的小生命……”

于飞虹泣声道：“那你……那你为什么杀死他？”

她忍不住泣道：“你知……道的，因……为那不是……爱的结晶，当……他生下之后，他无法……享受……父母之爱……我们……会剥夺……他一切……他不应该活着，否则……他……一生……会痛苦……”

她抑制了悲伤情绪，又道：“我……只有……杀死他……也让你……杀死我……这样，你会忘……记这不幸……的事！……他不是你杀……死的，你说……是么？”

于飞虹泣道：“但我怎能忘记这一件事？”

她吃力而又痛苦道：“会……会的，于哥哥，你原……谅我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他不知应该说什么！

“原谅我吧，我……一生……只爱你……虽然，我……所爱的方……法错了，但，我爱你……远胜……任何人……难道在……死前你不……肯亲口……答应……原谅我？……”

“我原谅你！”

“一切？”

“是的，一切！”

她闪动了一下唇瓣，道：“我……一生一……无所得，甚至……连我……的儿子……也狠心……杀死他……我……得不到任……何人……谅解，甚至……你！……”

于飞虹悲然泪下，不知如何启齿。

她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于哥哥，在我……死前，我……想求……你一……件事！”

“什么事？你说好了。”

“……愿意再……吻……我一次？”

“不！”

“你……真的……还恨我？”

“……”他无言以对。

“于哥哥，吻……我吧，就……这一次……你也不肯……你忍心……让我的……灵魂留下遗恨么？”

期待，渴求的神情涌现在她的脸上，那是多么感人。多么幽怨呵！

于飞虹已狠心不起，不管自己一生被她害得多么之惨，但她爱自己，那是无可否认的事。

他原谅她——因为她将死了。

他轻轻伏首，吻了她……吻着她的樱唇……她伸出了那发抖而又无力的玉掌，抚着于飞虹的脸颊！……

她哭了！

她无法痛哭失声，因为她的生命即将结束，力气自然全部失去！

她摸着于飞虹的脸颊，好象在最后，她要抚摸这毕生令她怀念的轮廓！……将他带在黄泉路上！

她的玉掌，冰冷了！

突然，抚摸着于飞虹脸颊的手垂了下来，她的娇躯，整个向于飞虹靠了上来……她死了！

——一切罪恶，也跟着死亡消失！

于飞虹紧紧地搂着她——搂着她冰冷的身子，不知是伤心，或者是怜悯的泪水，一滴一滴地滴在了她略呈安详的脸上。

这一生充满了不幸的女人死了，诚如她自己所说，她一生一无所得，她失去了爱——也狠心杀死了她腹中的骨肉。

如果说她得了什么，那只不过是死前，于飞虹吻了她，死后也抱了她，不管这吻是否有爱，她珍惜它，她要把她带进那凄凉的黄泉路上。

于飞虹抱着她的尸体，动也没有动！

他不否认，他杀死了——一个爱他的女人虽然她爱的方式错了，但她死前所言不能不令他感动。

罪恶随她娇躯埋葬，美好留待永生。

于飞虹喃喃道：“洪姑娘，我宽恕你……原谅你！”

——是的，他原谅她一切，现在不再有恨的存在，这里只有永久的怀念与思愁！

他右手抱着她的尸体，向谷外的一片林内走去……

连小玉下意识地挪动脚步，跟在于飞虹背后行去……

于飞虹到了林中之后，在地上挖了一个洞，把她的尸体，埋葬了……

荒山，飞叶

——一片萧杀的景象，叠起这断肠的一幕，这是多么感人呀！

真是：黄土掩尽风流债，墓碑代替绝世容。

“血美人”绝代姿容，死后怀土葬香骨，此情岂堪追忆？

填碑上用一指神功写着：“故人血美人之墓”

——情海春梦，黄土埋骨，阴阳两隔，此心常忆”

——就是这女人一生不幸的写照。

于飞虹停立坟前良久，向这个死在自己手里的女人凭吊，他默默地说：“血美人，别了！……我毕生不会忘记，你曾给我女人最可贵的贞操……”

他走了，离开了她的坟前！

枯黄的枫叶片片地飘落在她的坟上……

于飞虹移动着沉重的脚步，漫无目的地走着……背后传来了连小玉悲切的叫声道：“于少侠！”

于飞虹止步望去，但见连小玉一脸悲苦之色，粉腮泪痕狼藉，怔怔地凝视着于飞虹。

于飞虹心头一震，道：“连姑娘，我们走吧！”

她没有说话，她不知应该说什么！

良久，她喃喃道：“她死了……你原谅她……于少侠……”

行行泪珠代替了她的话！

于飞虹知道，连小玉是恨他的——虽然，她没有理由恨他，然而，恨在她的心田里毕竟存在。

现在距离拉近了，但此刻反而令他们有些陌生。

于飞虹道：“连姑娘，我们走吧！”

“不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她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不去了……我们之间，已经结束了，或许我对自己所为感到后悔，但你不能否认，你没有好好对待我！”

“原谅我！”

“不，该原谅的是我，我由爱变恨，当我离开你之后，我发觉对你之爱并没有减退，反而与日俱增，我沉浸在痛苦的日子里，我想死，可是我恨你呀……”

于飞虹黯然道：“我愧对于你！”

“我会再次救你或许是爱，或许是恨，让你的心目中多了一份感情的负荷，但现在，我知道我不能这样，洪姑娘何尝不是为此而亡？”

她抑制了一下悲伤情绪，又道：“现在你自己走吧！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你怎么会关心我？”

“连妹妹，我时时都在关心你呀！”

——这一声连妹妹把她叫傻了，这亲切而又感人的叫声，令她芳心跳跃，于飞虹还真的爱她而且关心她么？

她惊声问道：“你也原谅我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她苦笑地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你只是想安慰我罢了！”

“不，我是真的，我的心目中，从没有把你忘记！”

“唉！算了，过去了……”

“连妹妹，还没有过去。”

“不，过去了，我要走了！”

“你已不能回血楼了，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茫茫天涯，何患无栖身之所？”

“不，这何苦呢？”

“应该这样的!”

话落,她转身姗姗行去。

于飞虹对于连小玉不象“血美人”那样,她纯洁,可爱、她对自己只是由爱变恨,他怎能不再去爱她。

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人,他不能让她走!

想到这里他脱口叫道:“连妹妹……”

连小玉停下了脚步,问道:“还有什么事?”

“我不让你再离开我!”

连小玉一愕,于飞虹一个箭步欺了过去搂着她,粗犷的一吻,终于落在了她的唇上。

她娇躯狂颤地说:

“不……不要令我……痛苦……”

于飞虹疯狂地吻着她……

——象他们之间过去所有的误会与不幸,要在这一吻里补偿回来,她反抱着他……两颗心在热吻中溶化了。

他梦艺般地说道:“连妹妹……你不能离开我!”

“不……”

“连妹妹,不要折磨自己,难道你还不相信我的爱!……连妹妹,答应我!”

她默然了!

她只是伏在于飞虹的怀时,切切欲泣。

于飞虹又道:“连妹妹,我们之间的不幸,应该结束了,……我会好好地照顾你,直到永远,你难道不相信我?”

“于哥哥!……”

“答应我。”

“你……真会爱我?”

“我发誓一辈子忠心爱你!”

“永不遗弃我?”

“永不。”

连小玉道：“想不到你还会待我这么好！我太对不起你了，于哥，以后，不管你对我怎样，我也不会生你的气了！”

“是的，以后我们应该好好地活着，互相安慰，互相鼓励，我们所失去的，现在我们要找回来！”

“是的，我们要找回来！”

他们笑了！幸福而又慰然地笑了！

不幸结束了！幸福展现了！

——他们之间，象一场可怕的戏，幸运的是这戏不是悲剧的收场，而是喜剧的开始。

就在他们相拥之际，背后传来了一个声音喝道：“别太亲热了！”

于飞虹心里一震，转身望去！

——岳雅惠的母亲岳珍珍，双目含煞，站在了他面前三丈之处。

不问可知，这位中年妇人突然而至，是为着于飞虹而来的。

同时，也由于她的出现，使于飞虹想到了那死去的岳雅惠，现在，这为董和毁灭去的女人，她怎么会知道，她心爱的女儿又已失去？

岳珍珍冷冷问道：“于飞虹，你还认得我吧？”

于飞虹叫道：“伯母！”

“我问你，岳雅惠呢？”

于飞虹心头狂震，道：“伯母，你……在找她？”

“不错，我在找她，除了你之外，大概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在哪里！”

于飞虹为之色变，栗声道：“伯母，你找她……干什么？”

岳珍珍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找她干什么？于飞虹，她丈夫管不了她，我可管得了她，我要你说出她在哪里！”

于飞虹咬了一咬牙，道：“我……我不知她在哪里！”

于飞虹心里明白，他不能让岳珍珍再受打击，他决不能将岳雅惠之死，告诉这已失去一切的女人！

岳珍珍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不说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！”

“哼，你不知道，除了你之外，岳雅惠无路可走！”

“可是，我真不知道她在哪里！”

岳珍珍脸色一变，喝道：“于飞虹，你害我女儿难道害得还不够么？”

“我！……”

“如非是你，她会有今天？”

“可是，我不知道她在哪里！”

岳珍珍冷冷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想来我不用强，你是不会说了……”

话落，她欺身向于飞虹走了过来。

“伯母……”

“住口，于飞虹，我再问你，你把我女儿带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我……不知道！”

“道”字甫出，岳珍珍吆喝声中，玉腕一挥，斜斜攻向了于飞虹，出手奇快无比。

于飞虹“断冰剑”一指，喝道：“伯母你真要动手么？”

岳珍珍也不答腔，怒吆之下，三掌已脱手攻出。

于飞虹本是受伤之人，岂能承受得起岳珍珍这一连串的狂攻。何况他又不肯还手，刹时已被她迫退了数十步！

连小玉见状，大喝道：“你未免欺人太甚了！”

怒叱之下，掌力已斜斜攻出。

连小玉怒极出手，果然把岳珍珍迫了回去！

岳珍珍脸色一变，喝道：“女娃儿你找死么？”

连小玉毫不示弱地喝道：“你怎么这么不讲理，于哥哥说没有藏你女儿难道会骗你不成？”

“你又怎么知道他没有骗我？”

“他……从不骗人！”

岳珍珍喝道：“这是我与于飞虹的事，请你滚开！”

“我偏不让——”

“你找死——”

岳珍珍怒吆之下，凌厉的掌力，已猛然拂至。

连小玉正待出手，于飞虹大喝道：“连妹妹，退下。”

喝话声中，他一个箭步，也不管身负重伤未愈，向岳珍珍欺了过去，“断冰剑”扫处，封开了岳珍珍的一掌，喝道：“伯母，你别迫人太甚！”

岳珍珍喝道：“我迫你什么，我只要你交出我女儿！”

“我说我不知道她在哪里！”

岳珍珍冷冷一笑，身形再度欺进，玉掌翻处，五掌已迅

然攻出。

于飞虹一时之间，不由被岳珍珍迫得满腔怒火，喝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也别怪我了。”

他强忍伤劳，“断冰剑”“冰花飞泻”的一招，已经攻出。

这一招有不可思议的威力，岳珍珍乍觉剑花飞绕，向各种不同的方向击到，一时大骇。

于飞虹剑化“冰海飞雪”，一片剑花，罩向了岳珍珍，使岳珍珍无法还手。

“寒虹断冰”攻出，岳珍珍已无闪身之地。

眼看岳珍珍就要丧命在于飞虹的“断冰剑”下，于飞虹心念一转，顶在岳珍珍胸膛的剑锋，猛然停下。

他冷冷喝道：“我说过你不要迫我太甚！”

岳珍珍的脸色，呈现出极为难看的神情，喝道：“你出手杀我好了！”

于飞虹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不能杀你……不过，总有一天，你会知道你女儿到什么地方！”

说到此处，他不由感到心头一酸！

岳珍珍道：“于飞虹，今天你有三路可走！”

“哪三条？”

“第一，你交出岳雅惠。”

“第二呢？”

“杀死我！”

“第三呢？”

“让我杀死你！”

“这三条路我非选一条不可？”

“不错!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否则,不是你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你!”

“我不杀你!”

“我可要杀你!”

于飞虹脸色一变,道:“不要忘记,我的剑就顶在你胸膛上!”

“你有胆量就杀我好了!”

话落,她把胸脯挺了一挺!

于飞虹的手在发抖,现在只要他一用力,岳珍珍就会象“血美人”一样,血溅五步而亡。

可是,他下得了手么?

——不,他不可能对她下手。

她又喝道:“下手呀!”

“你……别迫我!”

岳珍珍此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,也不管于飞虹的“断冰剑”就压在她的胸膛,她突然出手,一掌拍向了于飞虹。

这一着是大出于飞虹意料之外,于飞虹不敢下手,自然无法闪身,他一声大喝:

“你真敢?”

敢字未出,哇的一声大响,一口鲜血已喷了出来,身子栽出一丈,摔倒在地。

连小玉大喝道:“好毒辣的女人,看掌。”

一掌击向了岳珍珍。

于飞虹会没有还手,的确出乎了岳珍珍的意料之外,她

想不到于飞虹会没有刺下他的“断冰剑”。

她一愕之下，连小玉的掌力已经攻到！

她一闪身弹了开去，连小玉扑向了于飞虹，叫道：“于哥哥，你受伤了？”

于飞虹道：“还承受得起！”

他看了岳珍珍一眼，冷冷道：“我不能杀你，你下手杀我好了！”

岳珍珍冷冷道：“我目的是看看我女儿，我只要你交出她。”

“我说了很多遍！”

“也好，我也不问这一件事，另有一件事我想问你！”

“请说。”

“董和在哪里？”

于飞虹闻到，心头一震，道：“董和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我已经说过他死了！”

“死了？我知道他还没有死，你肯不肯说他住在哪里！”

“你找他干什么？”

“算帐！”

于飞虹心里思忖一番之后，认为他应该告诉她董和的去处，然而董和曾交代他不能告诉他的去处。

当下于飞虹说道：“伯母，你回去吧，十天之内我一定请他来见你！”

“可以，那么我女儿现在还好吧？”

“她……很好！”

岳珍珍也不再说什么，当下一转身，疾奔而去！

她为了于飞虹不杀她而走，人终究是有良知的，于飞虹对她已是十分礼让了。

连小玉问道：“于哥哥，谁是岳雅惠？”

“一位姑娘！”

“她在哪里，你为什么告诉她母亲？”

“她……她死了！”

“啊！死了，你为什么刚才不告诉她？”

“我不能够，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人，这一件事也希望你能守口如瓶！”

“我会的。”

“连妹妹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想拜托你替我去办一件事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为我到‘死亡谷’走一趟！”

“什么？‘死亡谷’？”

连小玉一听“死亡谷”，脸色立即惨变。

于飞虹道：“你不必吃惊，死亡谷所住的那位恐怖人物，就是我叔叔，你去了之后，他不会杀你的！”

“去找他做什么？”

“你进入了谷中之后，会听到如鬼的叫声，以及一切恐怖的景物，你不必怕，高声大叫：‘董叔叔，是于飞虹叫我来的’。”

“见了他之后，你说我在找他，请他十天之内到开封

城一晤！”

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如果他问你其他之事，你概说不知，这是玉佩项链，他看了之后就会相信是我叫你来的！”

当下于飞虹交给了她玉佩项链，两人才依依不舍而别，不说连小玉赴“死亡谷”，回笔叙及于飞虹提着毕仁，赶往“阴魔山”！

他没有惊动魔殿之人，迤自向摩天峰下奔去。

顾盼之间，他已经来到了于雪菊坟前，于飞虹把毕仁抛落在于雪菊坟前，他自己疗完伤后，才解开了毕仁的穴道。

于飞虹手横长剑，站立一旁！

毕仁醒来之后，目光一扫，为之色变，于飞虹冷冷喝道：“毕仁，你看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毕仁脸色苍白，额汗如豆大，悚然地注视着于飞虹。

于飞虹切齿道：“我母亲死在你的手里，现在，我要你死在她的坟前！”

毕仁傲然道：“办不到！”

“办不到就非叫你办到不可！”

“除非你杀了我，否则，我就不会死在她坟前！”

于飞虹脸色一变，险恻恻地说道：“毕仁，你真要我动手？”

“不错，你可以杀我！”

“我不杀你，但可以用‘分筋错骨’法，使你乐意地死去！”

毕仁为之颤栗，如果于飞虹用了“分筋错骨”法，他在痛